

当我老了

的时候

苏雪林 / 著

四月欧洲天气，恰是
中国的暮春。南风自地中海吹来，灰黯的天空，轮成爽朗的蔚蓝，带着一片片摇曳多姿的白云。阳光灿烂，照耀大地，到处是鸟声，到处是花香。一阵困于浓雾之中的里马，像久病初愈的人，欣然开了笑口。

民国才女美文

叶君 主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当我老了 的时候

苏雪林／著



民国才女美文

叶君／主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我老了的时候 / 苏雪林著 ; 叶君主编 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 , 2015.5
(民国才女美文)
ISBN 978-7-5317-3467-3
I . ①当… II . ①苏… ②叶… III 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 ②散文集 - 中国 - 现代 IV . ① I216.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4471 号

当我老了的时候

作者 / 苏雪林

主 编 / 叶 君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王 爽

装帧设计 / 锦色书装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/ 220 千

印 张 / 11.5

版 次 /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467-3

定 价 / 36.00 元

序

叶 君

苏雪林（1897～1999），原名苏小梅，字雪林，旅法归国后，以字为名，即苏雪林。1897年生于浙江瑞安县衙，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。享年102岁的苏雪林，杏坛执教整整半个世纪，创作生涯长达70年，出版著作40余部，可谓著作等身。作为学者，苏雪林一生从事教育，先后在沪江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台湾师范大学、成功大学任教，在《楚辞》研究上卓有成就；作为作家，她一生笔耕不辍，散文、小说、戏剧、文艺批评，各体皆能，被喻为文坛常青树。

苏雪林出生于士宦、书香门第，祖父为晚清县令，父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母亲亦出身于士宦之家，聪慧、贤淑，对苏雪林影响较大。苏雪林幼时活泼、好动，由于祖母的性别偏见，她不能像族中男孩子一样接受正规教育，七岁才开始跟着叔叔、兄弟们在祖父衙署私塾识字读书。两年后，族中子弟纷纷进校读书，她却不得不辍学回家。期间，利用所识汉字，阅读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通俗小说自娱。稍后，苏氏族中子弟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，每年寒暑

假，苏雪林读到他们带回的新旧图书和流行报刊。不仅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、唐诗、宋词，而且《天演论》《茶花女遗事》等时下流行“林译”亦多有涉猎，眼界大为开阔。很显然，童年和少女时代的阅读经历，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1914年，苏雪林随父迁居安庆。在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叔叔的劝说下，父亲终于同意让她进入当地一家基督教小学读书，仅半年，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，不得不停止学业。不久，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学校恢复招生，苏雪林从报上得知消息，“费了无数眼泪、哭泣、哀求、吵闹”甚至轻生，终于说服了祖母和族中长辈，由母亲带着到省城投考。

1915年，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学校。读书期间，苏雪林好学上进，能诗擅画，引人注目。四年后，毕业留在附小教书，与日后的女作家庐隐相识。不久，两人结伴离开安庆，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。北京读书期间，正处五四高潮期，受时代感召，以及胡适、周作人、庐隐、石评梅等师友影响，苏雪林自感“变成了一个新人”，开始用白话文写作，与当时一代新女性一样，在北平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，积极参与社会问题讨论。

1921年秋，苏雪林瞒着家人考入吴稚晖、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，学习西方文学和绘画。旅法期间，苏雪林皈依天主教，而由于父亲病故加之自身疾病、婚姻等问题的困扰，不得不中断学业，于1925年提前回国。回国后，苏雪林遵母命完婚。丈夫张宝龄祖籍江西南昌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，后赴美留学。婚后不久，母亲病故，苏雪林随丈夫安家苏州。但这桩典型受父母之命的婚姻，给苏雪林带来极大困扰，婚后数年，两人便黯然分手。作为一代新女性，苏雪林

从此走上独自掌握自身命运的自立之路。1931年，她在安徽大学短期教授文化史，同年秋，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教授，直至1949年。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18年，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。教学之余，苏雪林勤奋、刻苦，努力著书立说，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，与凌叔华、袁昌英被称为“珞珈三剑客”。

抗战爆发，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前往四川乐山。为了支持抗战，素来生活简朴的苏雪林将多年积蓄的薪金、版税、稿酬拿出来换成黄金五十两，献给危难中的国家。同时，提笔记述侵略者的暴行，激发同胞斗志。1949年，苏雪林离开大陆前往香港，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，次年第二次赴法，搜集《楚辞》研究资料，力图探究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。1952年春，应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，五年后，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，直至1974年退休。在长期的教书生涯中，苏雪林对学术始终葆有探究热情，这决定了她在诸多方面的突出成就，特别是对于《楚辞》的卓异见解。

苏雪林的文学创作，大约始于19岁时所写的一首五言长诗。继而，她将其改写成文言短篇小说，名为《始恶行》。这篇小说不仅感动了家人，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年刊后，亦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及其兄冯友兰的赞赏和好评。来自亲友的看重，给了苏雪林文学创作的初始激励。1925年，旅法归来，创作欲望更其强烈，1928年和1929年在北新书局先后出版散文集《绿天》和自传体小说《棘心》。这两部处女作，给苏雪林带来巨大声名，特别是《绿天》在其后数年再版十余次，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，拥有庞大读者群。选入本书的《绿天》《鸽儿的通信》《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》诸篇便是传诵一时的佳作，文字清丽、优美，带有“五四”的时代气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苏雪林的文字与“五四”同时代女作家的哀

婉、感伤格调大不相同的是，其襟怀往往流露出男子气概，视野开阔，气度从容。在小说题材上亦多有尝试，除“五四”时常见的书信和自传外，苏雪林还创作了日后结集在《蝉蜕集》里的诸篇历史小说。本书选有《黄石斋在金陵狱》《蝉蜕》《丁魁楚》等篇什，文字里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新鲜的理解，寄意深远。而《森林竞技场》则以丰富的想象将欧洲的众神故事加以敷衍、改写，趣味横生。童心和想象，让苏雪林早年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品格，《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》融童心、哲理于一体，今天读来，亦让人心生讶异。

苏雪林的散文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厚的学识作为根底，自成一格，文字风趣幽默，书卷气浓厚。无论纪游、怀人，还是品读人生都能举重若轻，娓娓道来，是才气、学识兼美的好文字。选入本书的《青春》《中年》《老年》等一组文字尤为深刻、精美，读后回味无穷，余韵悠长。她敏感捕捉到处于中年困局中的男人，亦有撒娇冲动，并坦言“撒娇也是人生快乐之一，一个人若无处撒娇，那才是人生大不幸哪！”实在是幽默、隽永兼具，若非对中年人生的深察与细品，自然无从发现这极易被忽视的“中年奥秘”。而诸如“青年生活于将来，老年生活于过去，中年则生活于现在”之类感悟，则可谓人生至理，可以当作格言来读。苏雪林长命百岁，漫长的老年生活，亦让她对生命的观照极其豁达、从容、乐观，让人大受感染。

谈及苏雪林，谢冰莹感慨道：“她仿佛像个大孩子，一点儿也不懂世故，她有一颗热爱国家、爱朋友、爱人类的赤子之心。”我想，这并非过誉，因为她那些处处彰显赤子之心的文字都在，并永久流传。

2015年1月29日于哈尔滨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/ 叶君 1

小 说

母亲的南归 3

光荣的胜仗 18

法京游览与归国 31

鸽儿的通信 43

小小银翅蝴蝶故事 62

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之二 73

小 猫 86

偷 头 92

黄石斋在金陵狱 106

蝉 蛻 124

丁魁楚 137

森林竞技场 150

绿 天 164

CONTENTS

目
录

散 文

黄海游踪	173
青岛的树	183
花都漫拾	187
培丹伦岩穴探奇	194
罗马的地下墓道	198
彭贝依古城的凭吊	206
来梦湖上的养痾	214
巴黎圣心院	224
青 春	236
中 年	244
老 年	255
当我老了的时候	271
林琴南先生	279
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	284
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	287
幽默大师论幽默	292
陈源教授逸事	295
北 风	303
关于庐隐的回忆	309
冰心女士的小诗	315

儿时影事	324
我的父亲	333
母 亲	338
怀念姊妹家庭	342

附 录

送雪林告别杏坛 / 谢冰莹	347
我所了解的苏先生 / 唐亦男	351

小 说

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，常常对我说：“我想寻觅一个水木清华的地方，建筑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见，在那里，你是夏娃，我便是亚当。”

——《绿天》

母亲的南归



苏雪林画作《芙蓉万朵》：芙蓉万朵向天开，飞瀑千寻响似雷。要识自然动静有，人读易理坐高台

醒秋一夜翻来覆去地不曾好好安睡。她本来是和母亲对床而眠的，母亲的床，和她的床，相去不过六七尺远。她听见母亲帐中微微有鼾声，很调匀，很沉酣，有时衾褥轻轻转动一下，像母亲在梦中翻身，知道母亲正在沉睡。平常的时候，醒秋若是睡不着，必定唤醒母亲，母女两个谈谈日间的事，或过去的一切，消遣那漫漫的长夜；但今天晚上，醒秋却不敢唤她，因为母亲明天要乘火车到天津，到天津后改搭海轮回南，在路上有几天难受的颠顿，所以今

夜必得让母亲好好安睡。

醒秋越是睡不着，心里便越是烦躁，她血管里的血也像她脑海里的思潮一般，翻腾迸沸个不住，结果浑身发热，太阳穴的筋掣掣地跳动，再也不能在被窝里躺着了。她轻轻掀去被的半边，将身子靠着枕头坐起，两眼望着那微朦夜色的纱窗，一动不动地发怔。

这时候，胡同里的车马声和远处喧哗的市声，早已寂静，不过有时听见巡警喝问半夜尚在街游行的人，又远处风送来的几声狗吠和一声两声小孩的啼哭，除此之外，外边真是万籁俱绝，大地像死了一般。但室中各种细微的声音，却真不少：桌上时钟的滴答滴答，过于干燥的板壁毕毕剥剥地爆裂，鼠儿悉悉索索的走动，飞虫头触窗纱，咚咚似小鼓的响……这些声音，白昼未尝没有，但我们偏偏听不见，更深夜静之际，便加倍的响亮与清晰，一一打入人的耳鼓。这才知道：白昼是“色”的世界，黑夜呢？应该说是“声”的世界了。

醒秋记得去年故乡山中，和母亲睡在她家一间所谓“绿槐书屋”中避暑。那间书屋，是醒秋的祖父在浙江做官时寄钱回家建筑以为归老之计的，位置在半山间。开窗一望，一座十几丈高的青山，几乎伸手可以摸到，松影绿压屋檐，潺湲的清泉似乎在枕畔流过。这清绝的影与声，往往把她携带到一个不可知的梦和诗的世界里去。

一夜，醒秋睡不着，便下床打开窗子，向外眺望。那夜的景色直教她永远难于忘却。天粘在四周山峰上似一张剪圆的暗云蓝纸，没有月光，但星光分外明朗，更有许多流萤，飘忽来去，像山的精灵们乘着炬火跳舞，满山熠熠烁烁，碎光流动。夜已三更，空间非常寂静，也没有一丝风，而耳中却听见四山幽籁、萧萧、瑟瑟、寥寥、飐飐，如万箔春蚕之食叶，如风水相激越，如落叶

相擦磨。泉声忽高忽低，忽缓忽急，做弄琤琮曲调，与夏夜虫声，齐鸣竞奏。这些声响都像是有生命和情感似的，白昼潜伏着，一到夜间便像被什么神秘的金刚钻解放了它们的灵魂，在黑暗中一齐活动起来了。

醒秋的心和耳也似乎得了什么神通，凡世间不能和不易听见的声音，她此时居然能够听见。她仿佛听见松梢露珠的下坠，轻风和树叶温柔的亲吻，飞虫振翅的薨薨之声，繁星的絮语，草木的萌芽，宇宙大灵的叹息。

她坐在窗前，整个身心，沉浸在空灵凄清的感受里，一直到天明。

“明天母亲就要回南去了！”醒秋心里这样想念着，不觉涌起无限恋别的情绪。她的母亲一生没有到过北京，这次为醒秋的二弟完婚，才特别和父亲到京里来。婚事完毕以后，本想在北京好好逍遥一下，因为母亲半生生命都已消磨于大家庭家务的忙碌中间，难得有几时清闲岁月让她享受的。但她在北京还未住上一个月，祖母却于南方的故乡不住寄信催她回去，说家务没有人照管，她自己又上了年纪，不能操劳的了。母亲对于祖母一向是绝对服从，奉了严符之后，只好和此生必不能再来的北京作别，决定了南归之计。

醒秋那时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，因离家太远，只能暑假回乡一次。这一年母亲到京，她没回乡，由学校搬出来和母亲同住。母亲那时是寄居于一个表亲家里——这个表亲论行辈是醒秋的叔父——父亲却寄住在同一条胡同的某一亲戚家。

醒秋越想越清醒起来，不由得把母亲的生平作了一个全盘的检讨。她自己是廿世纪的人，她母亲则是十九世纪的人。十九世纪的欧美正走入一个国力鼎盛，文化猛进的新时代，中国则仍然处于腐旧势力压制之下。但政治上的变动已是很大，经过洪杨的

大乱，满清政府的权力已大部分移到汉人手中；鸦片之役，外国的坚船利炮，撞开了中国的门户；甲午之战，满清帝国的纸老虎又给人家一下子戳穿，戊戌维新失败，人民对于清廷更失去了最后的希望。革命的种子很快的散播开来，举义之事，此起彼落，暗杀之举，层出不穷，使得满清政府手忙脚乱，无法应付，及辛亥的霹雳一声，武昌事起，而爱新觉罗氏二百六十年的统治，便土崩瓦解了。

但是，政治的变革，虽然发展得如火如荼，一般社会却还是死气沉沉，受着传统礼教观念，宗法制度的支配。皇帝虽然已从宝座上颠覆下来，家庭尊长的地位，仍然巩固得铁桶相似。“父要子死，子不敢不死”虽然不过是句空洞的话，但也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。一个诗礼之家，倘使父母真要儿女去死，做儿女的恐怕也只有乖乖儿的献出他们的生命。翁姑对于儿媳，也如父母之于子女，掌握着无上的权威。但两者相较，翁姑又不如父母。因为后者义属亲子，有骨肉情感的维持，而前者则本为异姓，仅凭名义相结合。若位居尊长的一辈，滥用他们的权威，那末，卑幼一辈的命运便够悲惨了。舅翁与姑嫜两者相较，姑又不如舅。男人的心胸阔大，阖内之事，他们也不便多所干涉，惟有那做婆的，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，旧式妇女，多不读书，不明大义，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、自私、琐碎、喜于猜忌，她对于一个媳妇，若感觉不满意，磨折起来，那简直是附骨之疽，疗之不愈，剜之不可，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，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。

历史上姑媳间的悲剧，像孔雀东南飞那首长诗主角刘兰芝，陆放翁之妻唐氏，都是比较著名的。若把那几千年间所产生的无名悲剧，汇集一处，则血泪之深，深逾海水，怨毒之气，上干霄汉，日月亦将为之失明。

醒秋的母亲，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。她虽然

并没有遭遇兰芝和唐氏的命运，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，一直到现在“大衍之庆”的年龄止，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，没有半点享受，没有半点自由。

醒秋母亲姓舒，家里世代务农，到外祖父始改业为商，早死，外祖母青年守寡，抚育着膝下三个儿女，上面有个严酷非常的婆婆。醒秋母亲自幼在专制压力下长大，因此倒养成了她的“忍耐”“顺从”的德行，又造成了她“勤勉”“节俭”的习惯。她天性仁厚，资禀又聪明，对于家务，粗细都来得。在家庭里，她是个孝顺而能干的姑娘，嫁到杜家，她又立志要做个好媳妇，相夫教子，做个贤母良妻。她嫁来时，婆婆年纪也不大，只有三十二三岁。

杜家家道也甚贫寒，醒秋的祖父以佐杂官游宦浙江，以屡次捕盗有功，很快升到抓印把子的县太爷。俸禄虽有限，但那时物价低廉，佣人工资极薄，祖母身边也算有一两个丫头、女仆之类。但祖母宁可让她丫头打扮得妖里妖气，到前面门房找男仆们厮混，女仆则或由她们请假回去，多日不来；或由她们随意偷懒，却把个家媳当作牛马一般支使起来。这个媳妇是她从家乡带出来的，在她身边多年，已被她训练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，所以一直要使用着她。

要问母亲是怎样伺候这位婆大人呢？打骂之事倒也没有——母亲也不敢惹她到这样发怒的地步。惟日常琐碎的工作，无尽无休，也够把人磨得头发都开花。每日清早，婆婆一下床，媳妇便捧着洗脸水、面巾、牙刷、皂角团子，服侍她盥洗以后，又要替她梳髻。那个髻子足足要梳个把钟头，然后细匀铅黄、画眉，然后换上衣服，然后早餐。早餐后，婆婆找出一大堆破衣服，旧袜底，叫媳妇用剪子细细地拆。那时候无论男人女人，都穿布袜，袜底乃双层粗布，千针万缕纳成，以取其牢固耐穿，那时叫做“打